

三次捐赠、一场展览 和一家艺术博物馆的故事

——专访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

■ 本刊记者 黄婧

三次一共捐了 274 面铜镜

清华大学 106 周年校庆时，“必忠必信——王纲怀捐赠铜镜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这个为期一年的展览由清华大学原建筑工程系给水排水专业 1958 级校友王纲怀捐赠的一百余面铜镜组成。

王老的捐赠始于 2010 年，母校清华大学正在筹备建校 100 周年庆典，欣闻艺术博物馆已开始筹建，作为清华学子，先生把他藏品中最好的

100 面汉镜和 100 面和镜无偿捐献给母校，以支持母校建立博物馆。

学校当时专门在美术学院的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展览，非常震撼。为了加强藏品研究，提升学校在铜镜研究领域的水平，在王老的建议下，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了一个专项，历时 3 年，完成了厚厚的两大本《汉镜文化研究》。在 2014 年清华校庆时举办的成果及新书发布会上，王老当场把一面珍贵的明代“一品当朝”铭文镜捐给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场馆外全景

了学校，这是王老的第二次捐赠。

从2010年到2016年这六年时间，王老一边开展研究，一边又陆续收藏了一批铜镜，到2016年艺术博物馆开馆前夕，王老毅然决定再捐73面精品铜镜，这是他的第三次捐赠。“三次，王老一共捐了274面铜镜。”作为清华大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讲起这些往事如数家珍。

有了这274面铜镜打底，再加上王老这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所出版的18本专著，清华在铜镜收藏和研究方面已经站在世界前列。“和做科学研究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清华人的一个精神——追求卓越。就像当年老学长林家翘对何炳棣说的：我们清华人一定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杜鹏飞说。

王老做收藏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憋着劲儿一定要让母校博物馆在铜镜收藏方面成为世界一流。王老十分看重铜镜的文化内涵，不跟风，不追求华丽，他的收藏理念和方式杜鹏飞都非常赞赏。不管搞什么品类的收藏，核心的一点要明确定位并持之以恒。如今这批有很高文化含量的镜子汇聚到一起，并以有组织的展览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其价值已获得业内人士的交口称赞。

必信必忠，久而必亲

展览的主题定为“必忠必信”，出自一面汉代铜镜的铭文，是有其深意的。

通过组织策展这个展览，杜鹏飞对铜镜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延绵近四千年的中国铜镜文化，起自商代早期，跨越西周，出现了战国、汉代、隋唐这样三个灿烂的高峰。精美的铜镜艺术价值当然也是很高的，但杜鹏飞说，展览的主要立意是为了揭示铜镜的文化内涵，不单纯是展现镜子纹式纹样之美，更重要的是想通过铜镜反映出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古人在美学、哲学、冶金和铸造工艺等方面的水平和追求。

铜镜是东西方文明互相碰撞、互相交流的产物。铜镜上出现的每一个线条或图案都是有含义的，只是有些图案的含义我们现在未必能准确理解，比如为什么铜镜纹饰中会出现这么多连弧。

展厅里的1号展品是一面有十一角星纹饰的铜镜，它大概是出现在商代甚至更早的时候。那十一个角星状纹饰很可能是太阳的光芒，这种图案可能不是我们中原地区所固有的，很可能是草原文明、太阳崇拜的产物，这个图案从何而来？寓意何在？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有趣命题。

这次的展品时代、图案和内涵都非常多样非常丰富，铭文和图案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也绝不限于儒家的忠、信，但最后决定把“必忠必信”作为主题，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观众重温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重温“忠诚”与“守信”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更好地传承下去。这也正好与当前国家所倡导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相吻合。

其实选择这一主题，也是想表达王老作为清华学子对母校的忠和信。收藏、研究并无偿捐赠，这不是每个藏家都能做到的，这需要大爱，对藏品的大爱，对母校的大爱。王老在本职工作之余，倾心研究、倾力收藏、倾情捐赠，这种精神令人感佩，值得每一个清华学子学习和发扬。

“必忠必信，久而必亲；不信不忠，久而自穷。”杜鹏飞吟咏着铜镜上的这句铭文，似在反复咀嚼其中的深意。

赤子的痴心

在与王老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杜鹏飞深深地感受到他的赤子之心，这是一位对母校感情至深的清华学子。同样让人感动的还有王老的家人，他的老伴、女儿女婿和小外孙女，都能够这么理解他、全力支持他，这种境界也是相当了不起的。

收藏要讲缘分，但必然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王老为了得到自己心爱的铜镜，钱不够的时候曾经把新西服脱下来，还不够再把脚下的新皮鞋脱下来，从中可窥一个收藏爱好者的痴迷。

王老的故事总让杜鹏飞想起张伯驹。当年张伯驹为了藏画，把盐业银行的股份卖掉、把河南老家的房子和土地卖掉。散尽千金还不够，当遭遇绑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他宁可不要性命也要把文物保护好。张伯驹曾说过：“不知情者，

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张伯驹所处的时代正值民族兴亡的关头，大量优秀的文物在外流，所以他倾一己之力为国家为民族守护文化基因。王老也是这样一个人。出土的铜镜有很多流失到了境外，王老多次到日本、香港和台湾，自掏腰包把这些文物买回来。有的镜子买来时已是一堆残片，还要花很大代价去修复。展厅内有的镜子仅修复费就高达数万。王老只是一个工薪阶层，没有祖传的财富，也没有实业做支撑，押上的是他的全部身家。收藏，从来都不是一个离开家人理解和孩子支持能做到的事情。出于对藏品的爱，对母校的爱，能做到慷慨捐赠，就更加难得了。

“在这次展出的铜镜中，有三枚特种工艺镜，是王老借给博物馆展出的。”杜鹏飞说，“这三枚铜镜固然珍贵，但并不是王老舍不得捐出，而是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他需要有一笔经费支持他来筹建铜镜研究所，支持他继续为母校的铜镜研究和收藏做贡献。这三枚特别重要的镜子，他希望留给有实力有情怀的校友或社会贤达来认捐。”杜鹏飞跟王老约定，在一年的展期内，争取找到校友或社会资金来认捐，用认捐的资金来支持铜镜研究，支持清华成为中国铜镜研究的重镇。

艺术博物馆的发展之路

王老选择把自己数十年珍护的藏品整体捐献，托付给母校的艺术博物馆，杜鹏飞心中既是感动，也是欣慰。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是以艺术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收藏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要不断拓展藏品的数量和门类。博物馆的藏品来源不外乎几种主要方式。一是借助像王老这样的校友或社会贤达的捐赠，这也是国内外博物馆最重要的藏品来源之一。很多国际著名的博物馆，包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最初的推动力都是源于藏家捐赠。

二是通过派遣考古队或探险队，到世界各地去挖掘采集。这个方式在过去几个世纪比较普遍，目前已基本上行不通了，诸如宾大、哈佛等许多国外大学博物馆都曾采取这种方式获取大量珍贵的藏品。第三种方式就是根据博物馆的定位和需要，去征集和购买，主动填补空白和增加有重要意义的藏品。无论哪一种方式，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包括藏家的捐赠，也不能都是完全义务的免费捐赠。适当有所奖励、有所回报，这既是行规，也可以使得这一行为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方闻先生出任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时就曾提出，博物馆是收藏文物的机构，但由博物馆去一件一件地收藏文物很不现实，博物馆应该去收藏“收藏家”。彼时美国的收藏家已经很成熟，很多优秀的、成系统的文物都在私人收藏家的手里。方闻先生有这样高明的论断和看法，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用了短短三十年的时间，把大都会博物馆中国艺术收藏的体系建立起来，靠的主要就是成系列、成批次地购入藏家的藏品，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藏家捐赠有一个特殊的优势，真正的藏家经过长时间浸染和熏陶，往往已经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是行家。这样的藏家捐赠，其捐赠品通常有自己的体系，其系统性和整体性价值就非常高。遗憾的是，国内目前收藏虽热，但是成熟的收藏家非常稀有，由藏家而成为行家，进而成为专家的收藏爱好者队伍还很小，大部分收藏爱好者还仅仅停留在爱好阶段，甚至不乏视假为真的“国宝帮”，中国的收藏文化尚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

“清华的学子们，包括社会上热衷公益、文化的、有实力的收藏家，他们将来可能有一天会希望为自己珍贵的藏品寻找一个可靠的、能够托付终身的地方。我们希望清华艺博能够作为他的一个选项。艺博的软硬件条件，专业化运营模式和运营团队，特别是作为高校博物馆所特有的学术性、教育性和公益性，有着其他博物馆不可比拟的优势。希望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收藏家们和社会贤达的青睐和支持。”杜鹏飞郑重地说。